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懷星堂集卷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曹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張士琛

欽定四庫全書

懷星堂集卷十

明 祝允明 撰

論議

性論

今昔之說性者芬然角起而未肯以物證之而明也人
與物也高下懸殊其必有受斯謂之性謂之性斯必有
恒乃同也今夫物之性柔剛熱寒生殺平毒受於是則
恒於是故稼必生虎必殺豈惟生爾燔草石至為粉塵

斃鳩之翮一染于醴察之不可睹而尋仇之夫一內諸
咽以生以死此時上帝不之違焉然則性不恒乎哉義
炎軒譽伊姚姒姬迫之死使惡必弗從癸辛道之生令
善亦弗能不從者稼不殺人也不能者鳩弗活人也此
一而已矣其必然者也奈何談者之弗校于是彼有類
乎是者嘗以犬異牛牛異人云之矣是未究之語也犬
牛人之性則異爾其有恒一也烏可以其異也而廢乎
有恒者邪然則謂有恒者謂皆惡與皆善與不然也有

善者也有惡者也有善惡并者也善者則甚少義姬是也惡者亦甚少癸辛是也并者一而其劑分彼此侵互為品極繁由千萬至於無算也古今之賢良中人以至細人是也天地之道二陰陽而已矣陽善也陰惡也陽善亦有惡也陰惡亦有善也如今獨陽而亡陰則亡生矣亡陰則亡生然則生矣復安得獨善而亡惡乎由其甚少者有恒甚繁者亦有恒故鳳寡鳩亦寡而雞雀彌彌今古亡變也彼將達其辯故必曰惡者氣爾夫理非

氣不之舍必舍于是合焉而始生生而性始見性非見
而有有于合之際矣非鳳其胎而鳩其卵也必寘性于
偏善而曰惡者氣然則必曰鳩性本善其殺物氣也斯
可矣生生之屬又奚必有性字哉吾非有黨仇乎軻告
卿雄愈翺頤熹諸子之間循吾見而章之亦俟萬年下
有定之者然亦非臆議也由孔子曰性近而已自孔子
至於今皆推為至聖語必師疑必質而獨不是其言性
不亦怪乎審是則孔子亦不得為至聖矣嗚呼吾獨知

從孔子也

為邦論

所謂聖人者謂其能蘊天之理察天命焉耳命吾以君則君之命吾以臣則臣之不命則師之非不曰後有聖也吾無事乎作理之當作者吾斯丁之吾敢無傳乎今夫上古聖人之為君也因天下之心持天下之理為之倡焉而已匪惟其君之聖其民亦鮮小人也故道之而曰隨示之而曰知不必有所決擇改移也浸降而醜聖

使民由而不使知乃時徙其故以會于理至於累變而愈異甚有矯而翻之者焉既益久而不勝其變聖人亦不勝其矯矣而萬世之來方滔滔焉乃鑒于昔而豫于來曰時云爾矣輅云爾矣冕與樂云爾矣矯于時會于理如斯而已矣匪誕也匪僭也天命舜禹湯武而君不命予而師不命可耳不能棄予蘊也棄命者違天棄蘊亦違天不命亦命也如使嫌不命而違之予其奚敢是孔子之心也敬慎之至也然而如是孔子謂羲炎黃唐

不足為與聖聖盡天孔亦舉其成法乎言之云羲炎黃
唐不足於湯武得乎哉嗟乎邦有常為之無常無常者
所以拯敝也拯而還之其常而已矣故曰為者唯四其
常由時以羣類方而推之可知由輅以羣類方而推之
可知由冕與樂以羣類方而推之可知也已曰子淵之
問燭乎前而稽厥契與不知而諏度與曰稽焉而已矣
曰今獨守之為之事畢矣乎曰請更求顏曷為以問孔
曷為以語也

治亂論

卷十

有治者有維治者有亂治者有還治者有亂者有捍亂者有治亂者無絕治者無絕亂者治不可絕也亂亦不可絕也凡人有治亂焉凡天有治亂焉人之為治亂人習識之天治亂奈何天人之始咸無治無亂生為治死為亂安為治擾為亂腴完為治悴傷為亂氣化自為之為之而非謀為之猶無為爾無為而然也故物有適與戚而無愛憎比後久且人者擅而弗天乃為之用謀非

自然已而天之自然終弗遷是以無為歸於天人無以無為為已孔子云舜無為亦哀世之意邪夫人之始天為之時有戚與適而無愛憎久且甚愛憎起焉有愛憎而無願與尤更久而滋甚願尤勃而作遂至於后讐遂至於戴殺崇卑之守隳不能持之矣茲焉謂獨下民之辜歟夫人之治者為穀膳相甘絲枲相煖牝牡相契慈孝相親禮樂相順夫焉不愛願亂者反之焉不憎尤至於國天下皆然而始治也人為之績而亂人為之在

治而維之先亂捍之在亂治之既治還之皆人為之治者聖哲才賢亂者不肖姦宄盜賊校然已至于天則未知其有治亂也知之而未知治之職乎人也以天之至尊愛願焉而不敢憎尤亦以其公仁故聖教稱大德曰生而俾不怨然而人物安焉而不知治其亂之職乎人之力至而救還之萬分一猶若自然矣力而無救還若堯之於水湯之於旱亦未如之何矣茲所謂亂不可絕治亦不可絕者也然而弗可任而無力者焉今夫鏡

之以日月或晷霽焉潤之以雨露或亢烈焉暢之以風
氣或飈蠭焉舉而隅反之無不有治亂者治者若常亂
乃至於踣陷焦焚摧斃以至瘡虐萬形令枯困迸越痛
毒磔裂死滅不可以忍語嗚呼割矣哉可不謂天之亂
而能免下民之咨怨懟尤者與於是膏薪漿翼屏障
之救是不謂夫天能治亂於自然而不能治其亂人能
治亂又能治其亂又能治天之亂矣夫由天之治謂
之大德以不能治亂為無厚皆不與於天唯公若仁其

本性無庸以私譎於乎人不治亂交責之天不治奈何亦置之也耶為孔氏之學獨當不怨天而務民義會仍歲四方飢星在壬午以缺二癸未以風是為天亂申之春夏亦屢風激論以爾凡言人之治亂之術者衆矣

古今論

談者類判古今為歧途吾恒患之大校君子多是古而非今細人多徂今而病古吾以為悉繆也君子之是古非誠是其實也是其聲也彼若禮而儻相尸祝升降盤

還樂而咸池承雲縣篪干戚冠而收尋母追衣而衲袿
逢掖紳佩器而豆籩銅瓚俎几車旌布席納屨豈不美
與然而細人未之安也非未可安也古之為禮樂器服
者不徒爾矣其為視聽步趨御用者不同今矣其中先
有是也由是投之而適舉之而宜也蓋賢愚之情畧近
聖者制之而賢者由愚者隨稍從其間舉而先之耳後
之人中無是也其為賢者亦非必果有是也其知及之
遂苟云古是而今非漫然欲以皦皦之身而行渾渾之

曲是獵其聲而已矣若夫細人之狙今亦非誠狙其聲也狙其實也其於諸具亦曰投之而適舉之而宜第見其外之便於中也吾是以知為古今之辯者亦執其實而校之耳聖之成者莫踰孔子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哉及其身者也孔子亦狙今之徒與非合汙也非逃眚也其心也天運其動也天行至當而已矣芒芒宇宙積今成古古今非兩世也彼曰無古則曷以成今子亦曰無今曷以為古也前既作之後乃迷焉非必今之

藉乎古也或曰若是則何貴于聖人者乎哉曰人盡克
聖克之而弗為斯後人之不肖也匪曰弗能弗為之罪
也鴻荒邈矣唐虞之雍雍殷周之烈烈至矣歷禩二千
而乾坤倒懸非我皇祖之更造也而尚有斯世耶唐虞
殷周之盛君而生斯辰也其亦若是否乎哉我知其一
契也然則謂今之弗逮古者然乎哉方孔子時則以結
繩為上古羲黃為後世矣又以視今日何如哉由是則
人之不足為世也久矣老列莊周之徒皆然也及至漢

氏以來累降而累病予嘗統究千古儀制風俗大率三
皇之前一時也三五一時也三代一時也周末一時也
秦一時也漢一時也六代一時也唐一時也宋一時也
元一時也吾明一時也閨窮肇章猶三五也而豈徒哉
然而有作于上下未齊也故予病乎其為辯於古今非
無辯也徒辯其聲非其實也而豈徒哉嗚呼非激也激
而有以為之者蓋存乎其中矣推天地之道跡元聖之
訓原羣黎之情察陋儒之識為古今論

國年論

語為國者知在師三五根道德張禮樂而審政刑矣又
知得是者永命失是者趣祚矣或從而案之有爽焉夏
之道不降于殷殷之德非劣于周而其世每趣焉陶虞
以禪則自以天地之道公于萬世其祚命恒在宇宙非
所謂趣者其後劉氏李氏趙氏率四三百禩他則不然
蓋三氏者弗能純得乎是而猶弗替之此其效也然其
去文命之道亦闊矣何其年且庶幾乎如是哉按稽之

弗能無貳者吾求其故觀其國不可識觀於人乃得之
矣今夫人之年以百二十為大紀而克爾者萬一其視
為恒度上者九十而已耳八十而已耳亞者七十六十
而已耳今由賢以迨愚凡其間心行智術生養以有其
躬者貴富賤貧佚勞通窮萬萬殊矣究而至于死帥底
于是無縣相違矣則國之脩促亦何縣去之有何也苟
有克于腸無必盡梁鑿苟有裹于軀無必盡蠶毳亦勉
勉乎終厥人矣苟有發乎此無必極神化苟有被乎彼

無必極康乂亦勉勉乎終厥國矣唯去穀稷而鳩葛藜
仁禮而戈鋌乃以賈滅亦無爽焉然則為國者無以年
敗道無以道疑年不盡物而人况加於備養不極理而
國况進於純道純道之效至矣哉或曰純道者奈何曰
師三五根道德張禮樂而審政刑是也

後國年論

或曰審若子言國之祚以德符之則周之德其可七百
也斷可識矣又何以卜為而后始曉乎曰卜史之吻吾

不知也雖然即有是者亦奚兆於德之為符也與夫其必以下者豈不曰年存諸未至非人知所察而惟天察之乎夫天則察乎其年之未至者矣亦能察乎其德之未至者乎不能察乎其德之未至者矣亦能察乎其立于今者乎以其立于今者而察其來是奚必蒼蒼者能之乎今使問曰文王奚如哉皆曰仁也秦政奚如哉曰不肖也文王二世可乎曰不可也秦政八百可乎曰不可也若是者能語之豎子能之無伺乎祝史也而況於

君子乎而況於天乎天之於物也實良者條苓樹薄者
楨蹶故曰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故畀以松栢而自然後
凋畀之菌槿而不能私延天能畀之不能察之邪周史
之卜天之答之弗容自昧也七百之歷非不可溢而八
涸而六也大校若是而已故更過之其為斯數者史人
候測推步有其術矣蟻徙而澤雞號而曙不足異矣於
乎持斯說以質千古弗遷矣辟國者亦奚為而不師文
王乎

戲論

天地貞觀日月貞明有物有則性習不齊聖王脩道囿
民內于大彛咳笑有度教束刑截無恥弗格以為患何
以戲為哉夫游息時舍弛張互用諧隱發懽博奕舒氣
賢哲不廢方冊有之子曰割雞焉用牛刀古之戲也嗚
呼周旋折矩舞蹈象德遂為冠猴綬狗緣撞手步以禮
樂為戲肉刑五等備教止辟遂為椽烙剗斲以刑罰為
戲播種十一粒民養后乃遂稅權推剝以稼穡為戲理

財禁非命令役使乃遂漁賄殘慘以官政為戲學古有
獲誦詩授政乃分經爭傳偽道賈官以學術為戲襄政
紀事顯道擒華乃繆辯沆辭妄製逐科以文章為戲配
祖嗣育乃奔淫蒸報以夫婦為戲傳賢禪授乃九錫勸
進以君臣為戲降衷繼善秉彝好德遂悖心欺天盜聖
罔衆以心性為戲篡之郊弒之類類奪而詔侈而封封
莫不攀歷數陳應順應天叙五運顯肆調詞對越百靈
以天地為戲蓋本抵心性臨冒天地以有我嗚呼至夫

以心性天地而戲聖人有作能如之何矣哉甚哉人亡
畏如此如此大丈夫士稱為賢才莫不以周孔我師天地
我性性理我學皇王我政擊臂白眼麾睨天地天生烝
民嬰兒乎用奸文生殺之為樵蘇然為夫婦之別今天
窮孀殘凍餓死君臣以義令良淳民征輸役徭犇蹊以
死咸為屠劉嬰兒羊豕等類大畧主務譎欺以相為君
以戲臣臣以戲君父戲子子戲父夫戲婦婦戲夫族屬
友朋鄰閭爾我交遂遂用此戲天下日走息戲中其行

莫不用此戲其言莫不謂聖哲令賢其執彌貞其事彌戲繇有聖人教而來日走息戲中獨醒者翻惑羣酗曰其是同舟弗寤其歸也各趣戲無已時乃移戲以爭爭以反反以亂天地不見所以救飭人人不知死所其所云教之咎邪其戲之罪乎哉噫其終矣乎謂吾言必云妄輕之其必以謂戲嗚呼其誠矣乎

心氣體交養論

夫軒蓋載塗金錢積積禮樂充庭勲勞被物絀素列架

豪楮飛案英俊驩趨士女愛戴樽壘雜還聲容璀璨田
苑蕃麗烟霞出入莫不名響海岳敬咸卑尊如是則志
意敷暢精神采發而四支澤腴是心氣體之得養果在
於外物然而聖人之徒以謂不然故有浮雲之麾執鞭
之棄至如朝冠不彈銅山無迹鸞刀不更賓館生塵故
舊寂寥吟諷靡寄有謨必債所投輒戾於是則惊况牢
落神襟忽怳偃息蕉萃心氣體之不得其養也外物之
乏也而聖復不然故有顏卷之樂原室之泰是故衆人

以物養氣體氣體美而心從之聖哲用道養心心安而
氣體從之雖愚有欣戚而賢聖長熙然而肌血所嗜必
在佚美有骸之所同特徇道不殆耳其在道獨為肌血
吾無言之如道可供而佚之也心氣體亦有間焉養心
氣體猶未曰麤之乎食色聲味衾裳室堂舟車之類也
精之乎卷籍誦覽章句歌吟筆墨灑染圖繪拊玩偕得
而具享三者養之完矣若是者咸假外物須資金錢事
事而求之營營而萃之得而享則心獲矣而氣體未免

於煩勞乎或得甲而缺乙昨有而今無苟不必慕於全
不追于昔快乎此且慊於彼喜其存抑傷惋乎亡則心
少不足而免於勞煩氣體則泰紓然則得其全三者備
而道無害不可尚已於其間或得失不齊與必求且嗟
三者必欲全弗乏而終弗克無寧任之與力為氣體以
損心無寧息氣體心亦未嘗不可舒也余性極任時昨
有養三者頗皆得一二比來為人移假泊攘竊去物甚
多始多惋惡將復求完之暇坐漫想得此因寫出之期

以自從焉

心氣體交發論

得前說後便又得想三者皆養勝完矣若得心失氣體
可以發積中以及外博聞見長知解愉精神得氣體且
置心亦足以發寧外以至中真樞機忘物膠放天游二
者固交發爾

燒書論

客入祝子書室譽曰富哉先師之淑萬世者其具夫既

而曰痛夫嬴政之賊聖典也不然尚博厚矣夫祝子曰
聖訓在淑身不淑口吾見淑口也衆而身之鮮吾不能
一乎感實懼倍焉雖然安得政更生以終惠我客驚曰
怪哉曷為宥其賊而又惠諸祝子曰政不善燔玉石俱
炎然而嬴氏博士之司不與也幸蒙賴漢家君臣灰復
燃簡復漆今士身厥一辭不遷必去小人徒于君子者
若克浸廣以臻厥全可賢可聖而奚其少獨敗吾淑者
林林爾吾力綿弗能祛思得呂氏之子之手而假之曰

將燒者何祝子指數十篋曰可燒也客試闕之所謂相
地風水術者所謂陰陽消擇蕪鄙者所謂花木水石園
榭禽蟲器皿飲食諸譜錄題詠不急之物者所謂寓言
志傳人物以文為戲之效尤鬼瑣者所謂古今人之詩
話者所謂杜甫詩評注過譽者所謂細人鄙夫銘誌別
號之文富子室廬名扁記詠為冊者所謂詩法文法評
詩論文識見卑下僻繆黨同自是者所謂坊市妄人纂
集古今文字識猥目暗畧無權度可笑者所謂濫惡詩

文妄肆編刻者所謂浙東戲文亂道不堪汙視者所謂假托神仙脩養諸門下劣行怪者所謂談經訂史之膚碎所證不過唐宋之人所由不過舉業之書者所謂山經地志之荒誕塵游宦歷之夸張者所謂相形祿命課卜諸伎之荒亂者所謂前人小說資力已微更為剽竊潤飾苟成一編以獵一時浮聲者所謂纂言之凡瑣者所謂類書之複陋者所謂僧語道術之茫昧者所謂揚人善而過實專市已私毀人短而非真公拂人性者問

祝子曰斯何惡而去之祝子不應又問子亦以科第之
錄場屋之業若贅疣然何不及之曰試錄者國家用才
之階彰勸之具是王章也非書也科舉之作士藉以應
求今工之斧斤也抑亦非文矣不足去又問所將去若
是將不有甚於茲者乎胡弗之覩曰下此者吾弗有之
矣丹竈之方盜鄰也房中之猥者淫誨也房中非邪妄
黃帝內素言
之史志具之第今傳非故策悉穢妄耳妖讖之文吾耳目無接也吾安得
有之而安得去之客出語人曰祝子悍哉乃將是羸政

而欲用之抑猶惡其聲徒口以俯我將不復思假吾手
以為政秉炬也乎

學壞於宋論

祝子曰凡學術盡變于宋變輒壞之經業自漢儒訖于
唐或師弟子授受或朋友講習或閉戶窮討敷布演繹
難疑訂論益久益著宋人都掩廢之或用為已說或稍
援它人皆當時黨類吾不如果無先人一義一理乎亦
可謂厚誣之甚矣其謀深而力悍能令學者盡棄祖宗

隨其步趨迄數百年不寤不疑而愈固我太祖皇帝洞燭千古令學者治經用古注疏叅以後說而士不從也嗚呼試一閱兩漢魏晉六代隋唐遵聖之學其義指理致度數章程為何等精密弘博宋人之勞不見何處及之況並之又況以為過之乎此非空言可強辯解也

管夷吾小論

管生感知以信志竭能而樹績仲尼隨事予奪就問抑揚並達而不相廢也故九合一匡無關於小器三歸塞

玷曷傷於仁功然則違溝瀆之諒已駢邑之怨何莫非
聖與哉經濟之秘概存于籍子與時自以王畧獨任故
過奪管生以一其言爾

燕昭王小論

夫壘榭懸貲期四方士燕后之意良勤或曰未知道之
不爾夫所求乎士以能廉已然後裕人重已然後重人
俾慕金而至無廉與重失本尋末烏貴乎士又何賴焉
余求之昭亦知之矣四海一后諸侯不方天王之命於

是傍求藪藪凡襟背王畧誰不奮迅為龍之雲虎之風
時乃七域瓜裂勲名富爵之士選君而趨父母之國不
知求之則東厥轅西厥贄憧憧道途苟不設禮于此鳴
志於彼乃將命介甫富爾之匹敵之國以冥搜之與若
謂士必君就而起嗟乎莘渭隆中乃尚矣宣父東西南
北衛可仕即仕之亦奚必淇之弊先筐于鄆室而後出
邪彼哉富有四海金被女寺而士罔覲則何如哉郭生
之馬喻辯矣他日罔聞焉要隄非國器弗足以塞燕之

招故余姑置隗曰昭王君賢

嵇叔夜七不堪論

超哉嵇子之斯譚也鄙夫愕其迂達才畧其散誰得其
心乎七端悉情體所常欲凡有形無不然奚高之云乎
聖賢訓人尚勤而戒逸記曰君子弗使其躬僂焉如不
終日七端皆僂焉者矣曷為貴邪君臣之義何可以此
易彼夫委質立朝夙夜匪懈亦有所立焉將啟已以沃
君俾主道邦人焉爾股肱之業獨在乎勞其骨支煩其

氣志而已乎彼其抱關督郵用趨軼不寐為職事者其具爾也曾謂叔夜斯人之徒與叔夜料即仕不股肱我我弗獲為啟沃道入而獨以軒英之姿羣諸關郵尹不亦污棄天命囚龍鳳與梟虺伍乎假使彊位揆輔而道不行相爵而胥績亦非余之心也不然叔夜欲頽惰慢放若是者將誠愚細人禽獸蟲蛆矣乎或云康自貴若斯而迺終血礎鎖其何貴之有嗟夫忍情徇世顛失道職也者其無死乎哉殺而弗辱者嵇生甘哉之願也嗚

呼嵇子智夫有道者心在千載之上惟祝子今知之矣

懷星堂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懷星堂集卷十一

明 祝允明 撰

論議

讀宋史王安石論

王安石與神宗用虐政殺天下人銜艾國脈鬻割烝民
三數十年令子孫失守汴京亡國之半遂以終姓人盡
知自六賊秦檜賈似道而誅之安石首惡渠魁特與未
減吾不知人之心天之理何故亡也彼哉昧夫錄其苦

節之詐文學之細將遂蔽其元惡歟噫亦其凶鏃死而猶崇此繆夫也夫言偽而辯行僻而堅何如少正卯孔子誅少正卯不誅安石乎安石幸免誅其身名曷不為誅誅少正卯士不謂非不非誅少正卯不非不誅安石是何据哉也哉安石殺人與衛鞅等其文學豈及衛鞅衛鞅不以才賤罪寧獨得以文賤安石以才減安石由以刃微有刻文又假之曰斯周發之大白魯之孟勞謂可妄持殺人無戾也今大醜者必內諸醴或雜諸肴安

石以文學殺物是醜者而醜醜殺物已猶曰雖殺吾猶愛其旨酒嘉饌且微其惡聲非心風人歟噫何顛冥不靈也如是

誅六賊不誅安石誅徽欽
不誅神宗何無度數也

載論

或云安石非志殺人期為聖臣以君為聖君世聖治也神宗亦將從之為聖君皆行之而戾焉爾夫行之而戾則不可已然而何以畢行之安石意獨欲名為臯夔稷高傳說神宗獨欲為堯舜高宗而已矣遑卹乎殺人亂

國也與哉然而神宗初望以蜀主唐宗望安石諸葛亮
魏徵信能改過遷善為二君二臣斯嘉已安石一自墮
神宗一墮于安石終底于惡歸神宗為愚安石為不肖
哀夫可勝誅乎哉

論潘生為孝事

邦大夫士有為詩歌文辭美潘澄天錫氏言天錫事
母篤孝天錫多子而孤弟妹三未家室母命子孫家
室必以序母沒長子儒既三十七始為之娶又假黃

冠法令脩薦以告母靈久雨是時而霽又有鶴降焉
以為皆孝徵也復有邀予為言之余遲回久焉夫三
十而娶禮也過不及皆不合制然而無必泥也文王
十五而生武王舜不告而娶孔氏之訓曰三年無改
於父之道當是時長者適可嫁娶爾假弟妹更幼復
越旬紀纔可畢事則儒也殆知命猶鰥歟設遂以不
後此之不孝視彼疇重輕邪或云亦適以其可嫁娶
耳儻時誠更過之則澄不為之矣審然其孝又非篤

誠也已孝豈視時勢為行止之物歟黃冠之事異教
非典法鶴下或偶會或有以術致凡數端殆皆莫可
訓曰然則宜無以譽而毀歟曰亦以義權之焉凡天
錫之為曷為乎為孝而已苟一以遵母令為孝則迂
曲以徇之求必不置此一命於空荒之地幸有子五
則無慮於緩娶而不後異教雖未可憑亦藉以暴衷
若必告然至賜鶴之來任之而已如是固無戕於義
而歸于孝今之反是以徇已遺親者紛如不予潘得

乎余言如是焉爾

趙孟頫論

惜其才者謂箕子陳範於革姓也夫胥餘抱聖道非聖
誰其畀之不畀周則茲道萬世絕也孟頫非茲道已惜
其世者謂三恪之類也夫缺四居賓席守先祧彼此之
公也孟頫臣伏而已孟頫才藝多為吾儕師不可為君
臣之義耳

楊維禎論

楨於吾國初應稱一才矣其為客婦詩不恭也匪曰不
恭亦太愚矣赫曦曜晨瞽於宵者雖臂必作良師發藥
痾於昔者雖殆且嘗吾向失足垂死得踐聖人之庭亦
大幸矣將遂厥私執小德欲欺大道得乎哉彼自附於
故國餘老為貞嫗者云嘻見金夫不有躬淫陪臺耳誰
能汝容高皇貸厥誅亦伺其醜自永詒於代矣

孔子廟堂續議

孔子廟堂歷代禮文大率不相遼闊至於本朝崇隆尤

至其中或應調酌以趣大中宋學士濂王忠文公禕咸有說焉今日儀章出入宋王議未及者間有豪末蒙朴竊自疑焉因私妄條著云曩者憲宗皇帝推重道之志加祀享禮樂同於天子此其越度古昔哲王遠矣愚竊以為凡為祀享所以報功功有隆卑而其身之品級不可易報者底於其身之極尊焉止矣孔子之功侔配天地然其位惟臣而已夫臣功雖並天地未聞人君事以天地禮也孔子之報極諸臣道可矣非欲殺之無其地

焉且孔子之功正人倫也君臣之分可遷則人倫不正孔子又奚功哉今使孔子偃然受天子禮樂孔子安乎愚竊慮其不安假令安焉則必不歎季孫之僭侑三子之歌雍也先朝褒贈窮於王爵王本非臣爵後世以冠五等則王固臣之莫加者耳孔子雖聖臣爵或受越此則非人類所敢聞矣異時儒臣累請增加帝號天子明聖竟格其議此則天地之至公也今第格其爵而還用其禮樂是令孔子明以臣子冒行君上事也百官居服

等第稍僭猶無逃於國家憲令矧孔子曾不如今百官
之知禮乎故愚謂三數年來之祭孔子計應朝服旁立
而無敢當矣夫父子人倫始也今顏子曾子子思並坐
堂上無繇點也伯魚悉列廡下此不幾於裔夷邪昔者
之論嘗謂孔廟之祀出于朝廷乃王者事禮因道統而
起通為天下後世施報不暇計私倫焉矯之者謂道統不
過明倫王事不可偏廢故又有別室祀叔梁紇以顏曾
子思三父配者此其說雖佳然究之為未明順愚竊以

為直應引三子以歸厥考之下何不可也又孟子之傳固得其真要其私淑徒也曷若權其體勢儕之再閔數子間乎又華戎之辨有類主奴如前元是奴據主位也今許衡以宋遺才吳澄以宋進士皆從祀則凡故主臣妾率其屬以事僭據之陪臺者可受法施於人之報也擯出二子其疑又安在哉又禮樂之用不可偏廢今禮之節文甚已精密樂之聲容恐未至當愚竊謂宜特令學子顛刻習樂閒暇無缺考校之頃兼用升降務俾禮

備樂和無可間然如患未獲師承難猝舉作或令諸生
遴寄太常習其聲容必求合乎古雅通熟者歸授其黨
而首通者科目收焉則亦不患其不工也又近時郡縣
或有上援朝廷祀典用黃冠為樂舞生此又不然學者
學夫禮樂也素昔所誦孔子之文何文學道何道顧報
祀之頃委之人乎借曰未易習則曷為不習乃忍北面
而立以觀異類之舉措邪黃冠者今之所謂異端雖未
知孔子視為何如要為吾黨昌言排之者矣揚雄曰在

戎狄則進之倚門牆則麾之寧有暇時則極力以排有用則暫假而不麾者今使孔子以明道黜邪受報而更令異道稱邪之人為報具哉此又末節愈不通者也嗟夫聖人之道中正而已有生蒙被教澤孰罔報忱顧翻有病焉則未免更為罪乎故愚恐久而有建白者輒申諸鄙陋詞旨迫局將幸以來薦紳先生之教焉

貢舉私議

傳曰非天子不議禮儀制典程作于祖宗率由是貴故

小宜損益不敢易談然愚以為三重之柄在上芻蕘之獻在下今萬幾沿革羣工言之聖人裁焉蓋不敢議者臣道無成而不能不言者效忠之常範也竊見貢舉一事有應稍為更定以合時措而分在下士未敢昌言輒復私列一二覬異時或有以備草茆之陳焉

議曰貢舉昉乎周漢考試興於隋唐隋唐假考試之法應貢舉之目姓名不識其孰何性行未察其淑慝僥倖於一朝筆墨之下以為終身隆卑之第斯已術之淺矣

然其間猶可稱者蓋貢舉以質考試以文質者必極夫
德行之核文者必盡夫詞華之美苟充其實乃稱其名
故漢唐之士有行足以範世文足以師來者焉繇選之
各極其科程也當時之文以詩賦論策咸有旨焉自宋
代有道統性理之學而世主居宿其說於士爰有疑義
之制本朝因之初試以口義七篇聞其創體出於劉學
士三吾其意不過以筆墨代口講之義不使面陳故借
詞稍令類文章成首尾云爾本非古今文章家有此式

也三試皆因言以審心詳外以測中本之初場求其性
理之原以論觀其才華詔誥表判觀其詞令策問觀其
政術咸善焉則為臣也道立才通而令脩政舉矣否則
反之理難明而繁重故求之最多以驗其力政匪一塗
故求之亞於理性辭令異施故隨地求其一才最易見
故特取一以克知焉其權衡非不精后先非無序然談
理最深細故雖或減焉不妨吾所求也今之司校者惟
重首考而畧於後選是國初定制之旨已有重輕今復

加偏焉益重其重輕其輕也故愚以為三試取舍宜均其力為便夫聖賢之言渾涵易直學者宜寬意以玩之無不明達雖所見或殊觀其意可獲其大歸自先儒詰釋已不能無異今必欲同歸一道或執宋人一詞兩字以為主意翻亂經文以徇傳家或自出詭見雕鑿聖文迺窒通途暗求符已凡斯有違必見黜落故愚以為求之宜大勿拘一律為便經詞弘深理趣曠奧或涉冥思類移晷刻紛紜之場苟欲精覈又望周完日辰有涯資

賦非齊無邪一語足蔽全經芣苢數疊徒衍餘興何必
務圖盈數祇費紙聿哉今或過午篇數未登終場如制
減作輒至不騰或不給燭俾研覈之功委之無用強記
之輩多遂登升故愚以為如制減場不闕去取為便孔
氏所述實惟六籍樂經既亡三禮固在後世傳業儀周
二禮固同戴記為一科本朝獨取戴記而廢二禮蓋以
戴記文多論說可以作題敷論而二禮文多叙詳制度
可為詞者寡也然因事明理他經所同直述制度又且

何害故愚以為三禮宜復為便五經之外孝經論語同出孔門與五經者均也自宋以來始有四書之目本朝因之非敢妄議然愚謂大學中庸終是禮記之一篇孟子之言羽翼孔氏然終是子部儒家之一編耳古人多有刪駁國初亦嘗欲廢罷故愚以為宜以學庸還之禮家論語并引孝經同升以為一經孟子祇散諸論場為便諸經箋解傳釋今古浩穰然自昔註疏一定似有要歸本朝惠製大全書伴學者遵守亦未嘗禁使勿觀古

註疏諸家也今習之既久至或有不知人間有所謂註
疏者愚恐愈久而古昔傳經家之旨益至泯滅故以為
宜令學者兼習註疏而宋儒之後為說附和者不必專
主為便減場之法以五篇為則愚謂既欲其精不須務
廣或以五篇為全場而其餘隨力所及但不得省於三
篇必理精詞達雖寡亦取為便論場之考求之甚博至
如性理道學乃其中一事初場既得其說於此勢宜簡
畧或摘一語或搜一人使旁推曲喻疊疊無已似無弘

益於學故愚以為論題宜簡於性理道學而多論政術
人才等事為便詔誥表判或上以令下或下以告上正
有官之切用不可忽易故愚以為詔誥表內宜增科二
道判語須求用事精博詞文華縟為便詩賦之說固非
所急先進論駁既繁不必廣辯但愚謂人之性情惟言
可測而因言識情詩賦尤易故古人之用詩賦以求性
情也今或稍用一二以驗其性情正邪心術寬猛亦可
也至如設策問答正為從事之需政事之方何有限極

五篇所具初不為多以此求才宜無遜實今或分問不急之務碎細之談與記古人陳腐之片詞衆知之一行以暗中摸索為貴則曷若商確今日安上治下施為之切務哉故愚以為策場所試專以政術為便大抵貢舉之設欲得才而用之也致用之道向已養之學校今求之矣今日之求乃以用為急而欲知其體故先以理性道德經籍之說察之耳於是而一得其實則凡後場諸作悉是為政之事貢舉之本意也故宜執守此意則求

之道自不失其權宜矣今人往往謂科目為進身之階梯意以致用之術自有所在此特借以入其地云爾愚謂祖宗定立國之典巨細周到用人者萬政之本貢舉者用人之基豈苟焉為暫借之具而已其必有不易之故矣及靜觀今日之從政者類多建偉傑之業而其設施措置類不豫著于學校文具之間場屋敷陳之內功名之出文章不與焉其進身也在此其立身也在彼此所以有似於借用之器也然則何以是為哉此愚深

求其故所以謂主求其用而先察其體乃貢舉立制之本意至於久而奉行者稍失其宜如前所云則今日目科目為階梯之由也或者稍以其用為急求之重輕微形應者趨向立變斯則通明俊偉之才益可前卜於深潛興起之際矣荒魯妄見似戾大通將就正於有道焉

爾

奴書訂

觚笏士有奴書之論亦自昔興吾獨不解此藝家一道

庸詎繆執至是人間事理至處有二乎哉為圓不從規
擬方不按矩得乎自猶歸精既據妙地少自翔異可也
必也革其故而新是圖將不故之并亡而第新也與故
嘗謂自卯金當塗底于典午音容少殊神骨一也沿晉
游唐守而勿失今人但見永興勻圓率更勁瘠郎邪雄
沈誠懸彊毅與會稽分鑣而不察其為祖宗本貌自榮
如也

帖間
固存

邇後皆然未暇遑計趙室四子莆田恒守惟

肖襄陽不違典刑眉豫二豪齧羈蹋勒顧盼自得觀者

昧其所宗子瞻骨榦平原股肱北海被服大令以成完
軀魯直自云得長沙三昧諸師無常而具在安得謂果
非陪臣門舍耶而後人泥習耳聆未嘗神訪無怪執其
言而失其旨也遂使今士舉為秘談走也狂簡良不合
契且即庸近為君謀之繪日月者必規圓而烜麗方而
黔之可乎噉必穀舍穀而草曰穀者奴餐可乎學為賢
人必法淵賜晞聖者必師孔違洙泗之衰曲而曰為孔
顏者奴賢奴聖者也可乎

斥仙

余答問仙者恒不盡其辭因激直以待扣大歸欲得有
無宜為不一言以蔽之矣有而不可為也揚子曰聖人
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非不能不為也子曰朝聞道夕
死可矣釋氏曰寂滅為樂形滅性不滅也老子曰死而
不亡者壽皆無以不死為善由義炎至于孔顏為聖賢
在孔氏書者無一人脩仙如其言黃帝冲舉不知果否
史故言帝崩冢且在非謂決必無即信仙帝道已盡身

為聖人乃仙亦何害至所稱廣成之流其為人賢不肖不在世史吾安得知之由孔子後為者悉不聞其素高識士或言仙若嵇阮郭璞輩知不免世禍託云爾後多放之不誠為其它君臣士庶人誠為之悉愚不肖也雖有良士且為之是知中之愚賢中之不肖也道二君子小人仙所為何有於天典民理益於身家國天下何一心為君子之心何一事為君子之事是故天下誠不肖之事二燒金者大盜也罪溢于蹠仙者賊也謂盜賊者

無獨人世盜賊天地之盜賊也又其事萬敗而一就就

者雖千萬歲猶莽操懿溫幼劉廣楊雖帝王而盜賊也

即所謂鍾呂等在坐雲表笑九土亦糞土而已矣糞土且益

世其敗者即卓泚祿山缺一巢等愚中復愚不肖中更不

肖窮惡竭禍乞為獸蟲不可得萬悔不及夫何惑之有

說吏

吏所以止民之爭而吏之爭於民甚於民之相爭也民之爭求止於吏爭於吏將焉止之故置吏者必先求其

不民之爭者而后求其止民之爭然後可不然是吏教民爭而置吏者教吏爭也與其欲止民爭而更教之不若不置吏而民之爭尚寡也

策問二首

問刑書之制勾攝公事專於里甲本邑雖微而訟牒繁滋民習頑固承捕者接踵被逮者堅匿雖較督嚴密而沈滯自如茲欲別委他役則法制有礙而井間之騷擾更甚專責里甲則頑梗得計而無辜之笞撻不休況里

甲之設有限而文牒之出無窮將若何而可邪諸君子幸明教之

問盜賊之端論者多矣聖人以為上有欲餘子率謂始於貧窮故曰輕徭薄賦乃為弭之之本言信美矣然今積久之盜其初果皆以窘迫歟招安之命屢下許其自新則其出也可以陳情請命寬恤休養而為良氓矣何以招之則視一時之勢而苟免少縱則不悛而重犯歟然則其端亦不繫於貧偪而不欲不竊亦不可以槩論

歟將必絕之竟如何而當也

論高憲副義田事

高公作義田縉紳先生言其美甚至允明觀公自述所以堅持其心而調酌事宜必欲達其志而後止信其義之大矣抑重有感者夫含氣之屬必抱仁義而後曰人然而遂之者亦必四德之互成焉今有冥鄙悍戾之徒不識為善之可樂頑然不仁者此則烝民中萬分一人體而禽性宣父之所謂下愚若是者無必論其有平居

之言知義之美然往往事至而識岐勢及而應昧撫機
坐失不知悔悟者視彼若愈而要歸無成此乏智之故
也亦無必論若乃知其為義矣而不勝吝嗇之奪惜錢
刀之糞土捐理義之珍寶知而不能行是信之未至也
又何計耶至有識鑒明決於是數者皆不足以累之慨
然思措諸事業而乃局於時之無制病乎古之不可反
財莫充量效難博濟遂付之一慨而已斯亦異乎其彼
矣傳曰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然則無擬議裁制之術

以底乎是乏禮之故耳嗚呼循是四者則天下之事以
義舉者恒鮮而天彝靡敷涼俗寡救復何怪乎若夫君
子之於事也義以為質矣於是衆德夾持以必要於成
仁本之智燭之禮制之信果之弗患於闇機弗懼於私
奪弗慊於罔術時格莫之違古意莫之失不以羸縮沮
不以廣狹嫌一日奮樹而心獲焉志行焉道立焉澤流
焉則高公之茲績是也嘻是寧特義云哉五常具周才
德交懋完然為當世法君子之道集厥大成也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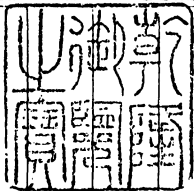
約菴論

或謂允明曰周公之稱約菴也自其家食時今位中丞
矣業望益極崇廣而稱不遷其以請于薦紳先生之言
者得之卷策蠹如也子數年未之復乃將何以加之允
明曰隱顯一致素履往也久而不遷恒德固也愚言固
莫之尚不知羣公之意何指姑以鄙意推言之夫為
約者將獨斂束其所猷為令勿放侈焉而已乎約道蓋
大矣大畧約其言者約華以質約煩以簡約躁妄以誠

默約其行者約汰而謹約浮而沈約肆而敬約泛而密
大畧約欲以遵理約氣以從志約人而歸諸天此士之
約也守之為君子進之為賢聖通隱顯而然至于約輔
槩之道以為臣約子惠之道以為吏則公卿大夫之約
也約者無弗貴豈惟人哉物約亦然水約則不魚其人
火約則不焚玉虎狼約則不日啣于市天地亦然風雨
約而物育雷霆約而發有時日月約而不踰歷紀暑寒
約而不過極以殪人其在于昔孔顏以枕肱簞食約于

藏公儀晏子司馬公以拔葵布被等約于位至于土階
菲飲堯禹以之約于王而況於士乎然而約虛位也用
之存乎擇有弗善約者約其外若謹而中且侈約其言
若訥而退且訐約其澤不霑衆而躬享其腴是則約之
不可為也故曰存乎擇鄙夫之論蓋若是是亦可為中
丞答乎或者曰善余曰凡中丞今所謀者公卿聖賢之
約也必將恒守之操孔顏之學肩司馬之德相我堯禹
之后納于約道行而國家賴功名收斯稱懋矣會太史

徐君將還中祕因述其語以就正而并煩致之中丞公
焉



懷星堂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懷星堂集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張士琛

欽定四庫全書

懷星堂集卷十二

明 祝允明 撰

書牘

擬上天公書

臣聞天職生覆帝道玄遠故下民苦則嗔天傲憐育之
仁極則籲帝冀幹旋之神帝豈樂違仁以損職沒神以
歎道哉今茲歲行在亥春夏以來淫潦作青殆半天下
三辰失明四瀆汨亂淹山沒谷沈蕩城郛殺麥爛禾人

死萬萬盛陽之期雷電晦滅陰浸沈溢有類秋冬愆燠
寒之宜敗氣度之常甚可畏忌臣聞六物播其遊氣四
令宣其子理雷電之動各有攸司帝惟統運元本消息
自然而已然則今之水厲其帝意與抑羣工之失神理
與臣愚謂世有隆隆道無遷革咎徵之下豈應虛苟若
某山某土方帝之造帝則渚之某民某物逆帝之命帝
則溺之何以溥錫凶既汎然亡擇邪臣又竊見如此一
地平坦利往而忽蒙菑害或彼一土嶢岨陷衆而更自

宴寧塾者必宴仄之家存者定侈富之室然則帝意果
安在乎雖蕩蕩惟大靡校錙銖而吉凶影響夫亦胡藉
且下民之拯救者至難且久上天之仁佑者極易而速
以至易之變化易至難之民勞以至速之神道易至久
之人力以一亭毒之功用解四海之困窮繇人情以揆
裁必見所從違矣雖不敢以此仰窺鴻造上溷玄機然
而自我視聽感茲至誠則下土羣悚亦敢僭聞伏覲急
闔闢之樞答僥倖之望釋衆積之憾聲安輯之喜乾道

光茂坤輿寧止六合幸甚如是雲官雨伯干紀沴化亦
乞天威革釐匡戒以歸中正臣冒犯清嚴罪當不宥伏
乞照臨遂賜俞行

上閣老座主太原相公書

正德二年正月十日門生祝允明謹齋潔具書焚沐百
拜獻于端揆恩門尊先生大人鈞墀下聖明踐阼昆命
爰立天地交泰雲龍開運蒼生魚鳥望化成若矧在門
席末士從衆抃蹈之餘其能遂已而墨墨乎然言而亡

采不若弗言間嘗條布豪末愚忱期欲附達左右又恐
密勿之地機務填委私牘浪語祗煩口目適以益譴是
故久之無所呈徹昨日郡侯召見賜示鈞劄云云始知
先生之不遐遺始知小子之懈慢始知先生之猶畧其
罪而與其進也因是復取所條者稍為裁叙因風銜誠
終上諸門吏允明竊謂宇宙之內理之與事咸有其至
者而各有所居居之者咸得而其功成其績興不然者
反之曷為理之至也聖賢之道也王佐之才也中正之

德也天人之學也曷為事之至也丞弼之位也霖楫之任也樞軸之權也登平之業也若是者皆具則居之咸得者也上而皋夔稷契伊傅周召次而蕭曹房杜韓范之徒是也其功成其績興千古一時也理得之事不得之則功無與成績無與興上而孔子次而孟軻王通之徒是也事得之理不得之則亦功無與成績無與興甚者更以儕古之具臣鄙夫是也是故理未始無其居居之有與事咸得不咸得耳咸得者自是天地間至難之

期所謂千古之一時如前所稽可知也而今其時矣先生其人矣自衆人觀於是者曰賢升而世泰位尊而道行大率若斯焉爾此固爾也自智者燭之則大有非易易者何皇天之萃是至理與事俾先生一人咸得之而當今日之時也意者有所倚託馮藉將以旋乾轉坤為我皇明翊無疆丕丕基俾伊周無專美者與天道淵穆草茆之類非所敢知而先生其格于是矣則門人小子亦從衆抃蹈而已引頸延佇日誦聖政之維新先生相

業之巍赫萬邦蒙賴而門牆竊光感戴欣幸自倍恒品
何能既言乃若位祿之峻極體履之康祉是皆上天景
命中具者不敢煩云以勞聽司也輕忽唐瀆無任悚息
若夫郡書之事輒亦附陳其故伏自先生行後衆以郡
公考績期迫相趨入刻雖曰隨刻隨校專責有人而要
之人情散解又坐圖籍單寡日力拘局不免漫浪作事
時以允明之不肖雖欲電勉加力豪末以無負先生若
郡公之採舉然而人格素卑不能自拔竟不得不避專

擅之嫌遷延引卻遂致卷帙外周而文字中漏體酪聯
整而精神或殊此則允明之罪而其間固亦有不敢盡
言者也初允明承委條件令專修者沿革守令科第諸
表官署宦蹟兵防倉場驛遞冢墓諸志以為書凡十有
八卷所參脩者城池風俗世家平亂又四卷於時允明
所受驅策稍已勉畢其事矣獨以先生王命赫臨入相
期促而書中諸條未有所屬者猶繁區區之愚誠以先
生之弘綱已舉而諸君之衆目未集下而宜勞者反逸

上而宜佚者更勞仰窺尊抱未免焦煩且我聖上以天下之大任渙命颺馳而先生猶不忍一事之中墮欲目矚其大勢已成而後行是以繫累若此小子私懷惡能自安乃思欲奮起自効少分先生之憂而周覽其間惟人物志之在范盧舊冊者最為浩穰而且無嫌可避於是獨取而治之至於宿館舍繼膏燭至漏下四鼓日出而作如是者不及一旬而繇周迨元之人物遂畢又九卷雖才識闇短因人成事意惟不敢負先生耳及後分

脩本朝人物就所分者得二十人皆文學之科表華郭
翼輩人不過數十言只據原分本稍定一二字爾惟伎
藝諸科每項不過數人而各隨科分列古今隔越勢須
逐項先後畢舉而次第相銜始得篇章照應卷次停勻
乃括吳先生未完本張本都本朱性甫本諸原草之舊
而次第修之迄于本朝以成卷次其孝友烈女原議作
表諸表都付允明此其分內物也後因更議此二項作
表有礙不可著筆乃改作傳固非允明之侵分也然固

易為媒謗而允明徑為之此則果於自信勇於効功而不能避嫌之一也又科第表所載凡諸無傳者悉在而以急遽有限之秋欲備登合郡百餘年縉紳之姓字履歷抑又初無文字據依祇藉耳目詢訪欲其一無舛脫寧可得乎此乃事勢使然而實憎訶所萃而允明又不量而為之又其果於自信勇於効功而不能避嫌之二也然其失正由愚騃而已固無足他虞也夫豈知事每出於意外竟坐二者而遂賈求全之毀卒致微勞不白

而嘖言潛訐時非不欲自暴其衷於郡公之前誠以無
先生為之依歸縱言之無所證斷而折衷也故遂包垢
抱憤一笑不辨以迄于今亦以事無久而不自白爾茲者
辱下教命特賜顓委於是信知大人君子果有燭微闡
幽之神開誠布公之烈而不一物枉且棄也得命隨具
事宜帖子申白郡公而事狀全非曩昔竟亦付之無可
奈何一浩歎耳空荷期委終成孤負恨何可言聊陳大
槩附復如此雖然固猶有所不敢盡言者也煩惱威昌

知荷萬罪至於寒賤傾歸亦復綴此喧聒自頃繆領鸚
刺忝登龍門抽之於冥覽之中而擢之於堆積之下起
之於垂廢之際而引之於更屬之初凡及門第恩均在
三而先生之於允明則倍萬焉蓋膏澍毓物而瘠壤之
澤特豐宵月揚輝而迷塗之夫加賴允明之銜斯厖沛
也豈特膺服肝鏤而已哉茲則竢獨轉深顛頓彌亟引
覽前路邈未可知然而思極性開年加力定愚雖不敏
敢負所天忽及么膺不任戰灼允明伏惟霽宇收畧幸

甚幸甚允明惶懼惶懼死罪死罪允明不宣

上堂尊少宰四明先生書

年月日門生長洲祝允明謹齋祓詣門頓首再拜上書
恩師天官尊先生大人閣下允明竊惟天之賦物也各
以類就而不能無純駁貴賤於其間必有精英傑特之
氣凝之乎沈實之地發之乎顯赫之所使之卓拔雄立
表儀當時於是駁且卑者得以援攀投附由末以赴本
然後純且貴者以全其類而責塞此天之意也故聖如

周公孔子不能已於握哺啟發之勤非知夫士之果不若我而姑為爾也知天之吾責者其意如此吾惟懼夫勤勤之未至以違天也夫焉得自己繇二聖人以來天不乏賦若責膺是者亦往往能承之雖未至周孔其意可知已其在於今則先生其人乎自三數十年來海內之稱文獻冠領者必曰四明楊氏矣由先文懿公而下專明經之門擅儒林之場聯絡甲乙之科勲華著朝列膏馥被衿佩煌煌延延象數十公天下之士耳震霆目

日月雲蒸而川趨也今先生道真中腴學澤外滂敬歷
清貫簡切皇眷乃以天官宰衡之任兼司司成成賢之
典官人迪士總存而交委之所謂著者益著被者益被
士苟不聳聳誰不歸也而小子之幸則逾其望也倍矣
小子東南之下材也夙受先訓繆班士列弱冠不自量
輒復操管舒觚學為詞章以此妄為大人君子所與進
然而質陋力謏志劣氣局竟不能勉闖高明之域而日
趨叢污方媿憾自艾之餘分不能從薦紳先生之後屬

者歸學省執業堂館伏幸先生進而教之諄勤不已蓋
於是而所謂踰望之倍者不一二數焉始隱伏茅華時
仰先生之風如企古人以為此生得一識侍為不負願
也乃今一旦而遂之則其幸也何如遂之幸矣而又獲
立函丈隅末號為弟子以不失素心之依歸其幸也復
何如依歸幸矣而又獲盛節懋愛之臨被不以汎衆視
之而特賜垂收曲挽之不已悃悃焉傳道受業解惑至
于再至于三則其為幸豈不愈越恒品而莫之與京歟

夫莫京於其幸而思其報塞者闕焉漠焉恍不知其烏
在此所以易幸以懼而不能已於陳說焉先生曰子之
資也已良允明自察而見其蒙昏蹇連後於時彥當人
一已百之間耳而胡以當先生之期乎此以懼易幸一
也先生曰吾之知子也甚蚤時猶在少弱吾已歎為鮮
及矣允明自察而見其荒落鈍退踳踳如循回視昔日
已自甚遠求及夫人蓋大難矣而矧曰敢先之乎此以
懼易幸二也先生曰子為大叅之孫武功之外孫而太

僕之甥養而成者厚矣允明自惟樸澁之質幸出附於
內外文獻之宗而其滂下不振愚不肖如此也愧天忤
人死不之塞而復何以哉此以懼易幸之三也先生曰
始吾在史館見所叙上武功遺事者賞之詢而知為子
筆謂武功之有孫也繼望子來以顯而屢失之後喜子
舉于鄉慶吾王先生之得人已復寂然每春試輒從榜
錄覓子名而不得知其滯矣允明於是而知先生之愛
之篤至若是而將焉酬之此以懼易幸之四也先生曰

比歲之聞則或謂子崇飲夫過必勿憚改行必求副文
名必欲協實年彌長則見彌定于必力勉之允明於是
則有惶報戰栗而不敢文也昔也少妄欲達志建業而
不可得則孤筑凡懦之質不能自固或有託酣宴以陶
神情者茲焉循轍檢迹其敢迷先師之丕訓違先生之
仁教明也敢不自厲此以懼易幸者五也先生曰天之
美氣精英傑特者不徧賦間鍾於是而吾得之則其珍
貴希鮮亦重矣必也思所以保惜自重如天之重之也

斯為不棄天命於乎先生之伺不肖至於如是此則不肖以懼易幸之六而兢慙顧慮不能自己之尤者矣盤題紳書敢隊夙夜嗟夫天之賦物有純駁貴賤而必以類也久矣純貴者玉玉琢而文石從佩用成瓦礫者遠矣純貴者楸梓楸梓立而微材集巨室完榛棘者遠矣先生儀璣衡柱明堂佛仔皇極小子固駁賤甚竊願別瓦礫辭榛棘遂厥狂簡其望至矣琇瑩枕楔脫可斤鑿卒幸先生與進而終之允明惕息惕息死罪死罪

答人勸試甲科書

陳義垂省詞厚意豐戢佩良益凡國之章數彌高者榮
彌大官之位守彌要者志彌達此衆情所識無須勸也
且張弧之初期於破鵠豈待銜筭方擬發留惡有足闕
棘場乃議進退斯不伺智者而后定也緣夫道以時遷
事以勢異審而從違乃可稱智天下之務求在得之得
在行之必然者也如使求之而無方得之而不易行則
竟亦空耳何以徒勞為哉求甲科之方所業是也今僕

於是誠不能矣漫讀程文味若咀蠟拈筆試為手若操
棘則安能與諸英角遂乎挾良貨而往者紛紜之場恒
斗失九況枵橐鈍手本無所持烏有得理斯亦不侗智
者而后定也又況年往氣瘁支體易疲寒辰促晷安能
任此劇勞哉牕几摹製尤恐弗協時格矧於苟且求畢
寧能起觀勞而罔功何必強勉此所謂求之之無方也
故求而弗得弗若弗求借使以倖得之尤患行之不易
足下教云得且未必遑及於行臨事而思循次而作固

不為晚曷其滯乎嘻人豈不自知古語云人各有能不能若是者非余所能正斯謂也又曰昔既累于今曷中沮苟希野逸胡不夙隱乎夫行己以義制義以時故一鴻而磐陸異一雉而舉集殊春苗夏菽隨候而執又何拘乎又曰然則曷不遂行遜夫不仕無義度力而趨乘田委吏莫非王臣如曰徇放逸之曲懷獵高尚之浮譽豈吾心哉近世有既舉於鄉而不會試者語人曰始謂求賢而待若防竊故不復為聞者高之僕竊非焉夫場

屋之規何必親歷始知如必親之一場已識當不復入
奚伺終試乎今既得而託辭焉是所謂掩耳盜鐘將居
其實矯其聲以它規也是以一世眩而名利歸之既而
以殊典起天官率成憲授以舉人之秩而退此實銓衡
之得朝廷之大公也僕可以效尤乎又曰臣之事君勞
而不怨中外之勞亦畧等耳舍此就彼將何居乎夫朝
署之責隆忠劾諫行則績弘而知不任不任者躋親民
之政狹簿書錢穀則澤小而職易勉易勉者克識非大

味寧不辭躋而趨克乎僕也上不敢如鬻熊次不能為
嵇康下又不得如袁甫者乎哉嗟乎去就自有合宜之
節難乎識尤難乎執能識而執存乎智者僕不敢以智
居而求免於愚何不可乎庶幾醜一流於滔滔喋漸鳴
於羣響幸循其分焉爾寧矯激邪誠感愛懋友道之隆
然而斯言亦僕之誠也幸誠察而信之僕又豈敢以山
巨源傷公之義也哉

銜遇

提督山西學校事按察貳使湖南曾公昔以御史按南
輔允明竊蒙教焉然其蒙之也蓋曰公之道之行德禮
之被學術文華之敷達聞見之而得師焉譬猶睹日月
而願光明觀山水而勗仁智風雨霜露發于天而物自
生成無必面命而已益矣一旦斧節下臨蓬茅允明惕
然出肅奉以入公接之以殊禮與之以溫辭傲以高賢
大君子者為待望焉於時邦人聳觀以為公之異政而
祝允明也榮允明曰此不足為公異允明不敢以榮也

有不勝其懼者焉夫自聖賢抑已下人式閭吐握尋常
事耳後來人品鮮高道解風薄據長人之地者傲玩以
自賢挫物以為能因謂此也異有如公焉脫畧名位周
攬遐末鋪滄溟而縣宥坐采葑菲而擷芻蕘以是行之
而自慙夫豈勉強以為之者與是故有不為武王無武
王不式哲有不為周公無周公不延士不為公而已矣
有公之道何有於斯乎舉所足而行之其道之一端焉
耳奚其異然而允明則非此人也其奚以勝之不勝而

榮乃將撓而為辱故懼焉非不榮異遇繇懼以奪榮不敢居也或曰然則何以弭懼以塞過也曰是不敢云報默厲而已矣青陽肇辰萬彙以條蘭莽惟鈞使允明可禮則公得矣不可禮則允明失矣得恒在公故曰非異非榮而獨懼焉然則銜感陳誦則無容已方春之條其有喙翼者謹鳴而躍翔焉故言不可已也蓋曰公之道武周之道也無所不至而獨一端乎允明之不肖且蒙之而況其他乎世且泰公當大行若周公之相武王也

則子言可昌矣或者識而退已而公自畿郡守遷今位
後益莫可量仲氏先生貳守吾郡允明復辱為子孫無
幾拔僉河南憲司政此行允明因敢錄昔語獻之冀為
聞于公蓋又曰公之道昔此之狹乃今之廣衆人之異
乃公之常而允明之懼乃天下之榮若幸也

示續

自吾以上二世單傳汝若終鮮兄弟則三世矣同曾祖
之族即麟之兒有二人麟既不肖二孺漂落遠外亦終

當收之此外無一人矣吾家以善積望鄉郡迨二百年
仕顯相襲天之祐蔭過厚吾等僥倖踰分多矣獨惟枝
葉單薄殊為可戚吾既已老所望於汝倍於他情乃復
彌甚將若之何此固自天意人不與力然予年至此際
西岫高而羲輪下曷勝惘惘之懷也作好官建勲名固
是門戶大佳事要是次義只是不斷文書種子至要至
重苟此業不墜則名行自立勢必然也大率今人處世
唯應隨所賦質成就得一二可名於人便是不忝其祖

足為孝人善士要必實成無惡於志乃始是了蓋立志
固要高尤貴乎實不必過甚開口聖賢也每言及先公
前後積累至於吾身却顧委擔息肩獨爾筑筑未始不
心折氣沮吾壯強貧苦斥弛濩落使其時不幸死則一
荒逸無成之鬼耳晚暮粗立門牆支柱世業素日所立
文業成名聊以持之下見先人最是一缺一作善之心
直獻於皇穹后壤塞空神明吾能之也爾盛年幸獵華
膺偉業絃聲皆可基致然切勿失祖宗以來傳家仁厚

本子及方冊行墨間也此予素衷因念嗣息遂言及此
嗣息事吾既無不用情者至如禱祈弓韜以降恩欲無
不為之今尚未遑嘗研觀古人論議凡求昌後必以陰
德為冠務方以此鐫切腸膈亦未得下手處不勝焦煩
與爾天性之切瀝髓莫喻偶少暇筆此伺遇便且聊寫
致之

答張天賦秀才書

汝德秀才足下寅簿范君來接手書即座上拆觀辭義

霽然僕恒嘆今時俗寢窳古風闕寔大夫士相臨以位
當其時翕翕如鐵磁一分攜頃便邈若山河寧復望冑
一勞手筆寫心以相浣也忽乃遭此慰悅何量然而足
下之為此不以率規式苟為美觀僕總萃其旨大端有
五要以僕為可以益足下故至若是凡所以待我與所
以言我足以益足下者誠太過太過雖竟莫之益又何
可以無復故頗為細條足下諸端而更以平生所得一
二繼之以極所望不負心契夫足下之旨蓋以僕為有

德為有學為能文為能教育為當進顯位嘻僕何所有而敢當是羣美夫德則多目矣自聖人全之賢人失得叅有觀古人蜚光來葉或以忠節孝睦若政術勲華循良剛鯁博厚介狷文藻高逸伎術等類不可枚數苟得一足以服人苟一無之則名亦一無之如僕者乃誠於德多好好而弗能得也高明沈潛猶弗能就其一況克而中乎中則全矣雖弗得實深切刻其心謂未有果無毛髮之善而猶人者故平生摩厲若自得銖分不敢以

謂人也獨惟弗能且已以為將口持之以進夫人或因
而信之遂繇以成德我雖不肖令天地出一善事成一
善人不既美且樂歟所以每事輒徵古今人可以長人
者以類舉而諄勤焉足下所謂教育者亦殆此類耳然
而其力幾何夫所謂古人成德建名乃不一塗豈於今
而不然是故孝忠大節百行細目患不果為無患果而
弗成患不果成無患成而弗名吾願足下之為善由是
而益果也果而大就也凡在此日為善者尤以勤勇二

道為難更願足下之果益加策功在二者也勤校分陰
勇先萬夫齊賢作聖誰怯誰沮吾料足下接此愚言應
犁然首肯心協而頷頷矣乎世人為事類欲先立門戶
幸足下務其實毋尸其名凡人好大指一而期之指一
而譽之且弗尔不怡然從究之口百而身一者亦幾希
矣其口最以所謂道學者為高然由僕論之最非美者
道學也道學奚不美乎為之非誠其病不勝故為不美
之冠斯習嶺粵特昌深喜足下慎思明辨之也德之可

為足下言者如此足下以僕為猶或當仕此中此特足下愛我獨欲之愚恐足下外無一人欲之也而況於僕而自欲之乎僕誠不善任其故大帥不能克已不能徇人不能作偽不能忍心視時之仕者若神人然安能企及之哉幸足下尤勿以此相俟又況末所謂擢且重寄之云乎夫以是三者待我我皆末之承矣唯若所謂學與文者可為足下深言之因稍舉其梗槩引而就足下之所有所切者會融而陳焉足下之質穎矣才邁矣功

勤矣學厚矣文美矣穎乃求求勿苟於細邁乃往往勿
岐於側勤乃投投勿虛於邇厚乃積積勿累於粗美乃
善善勿機於凡學者士之食也質者學之田也才者學
之稷也功者學之耒也文者學之饁也凡人之質千科
百倫然而人之生斯世也古今一也其支骸口目膚髮
無不同奚有於質而獨以後先異然至要其歸每從世
而下矣何哉斯非質故也氣易滿盈惰悠日時誤其一
也志念不卓徇世遂俗誤其二也碎尺璧以作充耳翦

匹錦而為履綦可勝惜乎惟才亦然古今之稟既同或同高而効不同等者其病猶質之自誤也繫馱於漕車艤風檣於磯杙如之何而達歟故足下之質如完璧匹錦才如馱馱風檣吾願足下有以成之達之毋碎琢寸翦繫而艤之為也至所以成與達之者其方并列諸後即學與功而一其事者也夫學成以勤疇其不知然而古之為勤何如哉蓋將役分陰如窮年用寸跬若干里語其至者殆千萬於今士矣僕嘗聞鄰院童子僧旦

旦起誦其書無一朝廢或時見之問所記未幾已易一編稍久已數十其書視儒家言尤難成誦子因笑曰彼為此者上欲作佛下欲成為僧以自養一生爾今為士學者上欲為聖賢君子下欲不失作儒生取官祿爾即不為上為下且不與彼庸孺子欲為一僧者同力是斯童也勤於不勤之士也知成在於勤智於不智之士也知而克之勇於無勇之士也今士動輒非僧佛此一學力已弗若之矣則今之勤學者抑亦有若古之勤者乎

雖然蓋有之吾未之見也古之為學者何也至於今蓋亦多變矣其在於初將明理修身以成已用於時以立政安人建之為志行之為行施之為功業宣之為文章充充如也已而日以壞且浮大較以為人士以為人期其身世以為人期夫士繇是徵辟舉聘之制作于上徵辟舉聘之身起於下其道乃是而其實多非自夫子之日已病之矣逮乎缺二字以迄于茲寧獨為人而已乎其間不能以縷計波衝飈馳顛汨繆迷日不可支而壞焉

一壞於策對又壞於科舉終大壞於近時之科舉矣且科舉者豈所謂學耶如姑即以論其業從隋唐以至乎杪宋則極靡矣今觀晚宋所謂科舉之文者雖至為猥澆亦且獵涉繁廣綺偽珍紉綴鈎鏤眩曜滿眼以視近時亦不侔矣其不侔者愈益空歎至於蕉萃萎槁如不衣之男不飾之女甚若紙花土獸而更素之無復氣彩骨毛豈壯夫語哉而況古之文章本體哉而又況乎聖賢才慙為己之學之云哉今為士高則詭談性理妄

標道學以為拔類卑則絕意古學執夸舉業謂之本等
就使自成語錄富及百卷精能程文試奪千魁竟亦何
用嗚呼以是謂學誠所不解吾犯衆而非之然而非有
知已有所為焉如足下之問焉則何必語乎是亦招尤
之術也今為足下則盡之意以足下於此業已精詣其
於時取不取非業之咎勿徒止乎是以為學萬分一慮
足下以此質才與功學者專止乎此則是前所云誤用
者之類也既語至是因即請道其方凡治經者先誦其

文且未思其義言言不遺矣乃取漢賢註傳而窮之次取漢後及唐賢疏義而窮之又次取宋賢所傳者而參窮之決擇自得於已斯一也已今士從幼便讀宋人之傳少長從舉業師一繫足後更無還期墮首泥目甘意睫下與聖門遙遙傳胄漢至于唐諸師永不識面悲夫請觀皇祖開科詔旨士治五經皆先以漢唐注疏參以宋傳不知今日何為而不從聖訓也或者槩諉以朝廷以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為準的是矣又不知太宗亦

有詔旨必令禁斷古註疏否歟先後聖人然則果有異
同是非耶故僕勸足下宜尋十三經註疏窮之當自有
得乃自有謂非可一旦強啜啜云也若患嶺外無此篇
籍幸力致之或他日仕達得之猶且加一翻力亦不至
如前所云也此治經也其於史也先取春秋內外傳乃
至史漢以降及宋元十九正史治之君紀臣傳以繫事
者爾爾志以繫制度時變者爾爾得失分矣幾業彰矣
勸戒辨矣於是他籍係史而今不恒綴之十九編者如

後漢幾家三國幾家之類求得而通治之他如通鑑之屬史通之屬少有簡輯議評之力者繼之野錄霸書私史小說之徒又繼之斯可已今人自幼則以近人所類故事等迨為舉業便事剽捷畢工於短簡狹策若所謂少徵鑑史畧之類而歷世根本國書罔聞知倘逢一疑覓一徵茫無可尋若固應尔吾又不知此何學也請足下取十九正史者治之漸以及他若上所列節本摘編一閱而去精評繆斷收擲剛察決擇自得要於有用大

畧與治經同也經史以外百家子類猶然也勤求決擇自得致用與治經史同也毋曰台惟知漢董隋王唐韓可尋也猶未歎也而餘不知也又毋曰台惟知周程張朱可師也無可議也而餘不知也此非萬世之論也僕斯云云者亦春秋知我罪我之旨非可一語為足下立盡之足下倘從之自知之也凡治經史子極於問思辨者皆學也至夫篤行之則為己者得矣凡典冊不越經史子集集亦學也或以為文爾集固獨文其間用有

與經史同焉又烏可以不博此與為文之說一道故遂
言及之夫物必有則亦必有容有者則必定久而小有
變移趨時其定者不可議而更正應屢救以回舊貫文
章者物之至精必有則必有容有則有定由時小變正
應屢救以歸舊貫要知若縫人為衣舉綺紈布毳精練
殊寬縮益損度制殊及其成衣一也奈何論文者徇今
并反乎古要自宋後繆極於斯嗚呼豈有古今相承千
載而下數口翻覆遷易乃欲為定辭耶今人幼小輒依

閭閻童兒師教以書市所賣號為古文者一踏舉業門
即遙置度外矣又欲自進亦錮蔽於宋後陋談問文曰
祖韓又曰韓柳歐蘇耳問詩曰宗杜又曰宋猶唐耳噫
閭矣哉然而知韓杜等者貴矣知韓杜等未足擅衆而
止吾者幾人焉知韓杜等未足擅衆而止吾者又貴矣
知而自信以自遂又幾人焉斯其誤寧小小然嘗使平
列今昔文家吾為第差之一決若陳奩無或凝塞如將
聯及近來則吾不能矣每遐覽先英以逮後來便將狂

哭九京亦不知斯文何厄何振當即返正乎歸而還乎
以為今是昨非一成而勿議之乎何為同人于野者寂
寂也然此猶不可與羣語與足下而不語又不可故畧
為云爾復不自已啟一要術為足下贈大都欲務為文
者先勿以耳目奴心守人餽語俛人腳汗不能自得得
而不能透者心奴於耳目者也請吾汝德自以吾目累
察而上之觀宋人文無若觀唐文觀唐無若觀六朝晉
魏大致每如斯以上之以極乎六籍審能爾是心奴耳

目非耳目奴心為文弗高者未之有也至于元與本朝
之文雖佳者亦無必多視其否者請與絕迹毋令廁我
面側終日跨蹇駑不越數堦一乘飛黃便自千里安可
忽諸足下以為吾為有學為能文吾豈有學即能之哉
能言之如此爾

有一為文捷徑語
在別劄俟更寄

大畧足下淵淳虛白

大似黃叔度英秀朗察復如楊德祖誠具美之器超時
之珍也僕所以欽愛而不能舍既已成而猶進進必大
發而猶祝也夫古之學如彼其究如彼今之學如此其

究如此是何遼絕也成否而已矣成否何也勤惰而已矣勤趣好而已矣成也存乎勤勤也存乎好好也存乎識真不真真而以好則必勤焉勤則必成焉一黍之食一黍之力烏有絲毫事苟不勤得之又烏有都不勤極恐勤之不當勤不當最切誤事凡具上諸語吾以為吾汝德語抵是耳載願汝德省之為可用力之不可汝德意置之承邑志之訂甚善比僕自校有三五誤處劄出改本付殷生脩刻亦未知停當否乙亥字誤亦已告之

今仍發諸誤處去煩足下更一取板觀如未改盡煩就
以此書示諭殷令即改定序文之作尤承厚雅請即速
為之以慰懸懸但書無前後序之說在後者只當書作
跋尾或只為序不用後字亦庶也僕久以家事未行不
幸殘臘添一丁數日而天老懷方此作惡以足下至愛
漫及之此月廿八日前後決行矣高文蚤寄一觀然後
請逕自入書但刻工之費未辦倘可成刻千萬印寄一
本某頓首正月某日書發

與張天賦秀才書

僕出縣時猝猝不能叙別鄙懷已大不堪敬承遠餞郊
缺二留連不舍此自足下高義然獨見此愚不能不愧

且感且歎重也方擬大傾倒於省邸然期前不遂後不
遂果何為然邪皆理之不宜有者釋氏謂缺陷世界誠
然然此歎何時而已也適遣人便漫致此訊豈能盡言
外縣志一冊附去板在殷處欲用可往問南征橐亦寄
去其間多不足觀只可與民望同之餘以忙不遑多及

答鄭河源敬道書

得侍儀誨僅三歲其間會晤數十荷愛慕德如自平生
然使許時僅一二接顏面為荷與慕固亦當如是如異
執事者雖一日三接不能強合也如是者區區束素無
假頰牙矣比承汗簡已畧答報亦必既辱洞亮之已而
肺膈翻復系日弗自休故復欲申敷焉而勢須以書大
凡世人莫不有志志正邪慝良殊而皆自願遂之其為
邪慝者無論即為正而良其負性布行每恒難乎中庸

或務恢拓至軒馳跌蕩其究聖人謂之狂或顯摯斂至刻峭孤絕其究聖人謂之狷此皆自由其性知務從道而不得大中然必將務達焉以至於遂有若僕者狂乎狷乎每自揆量亦每自貳且笑焉夫中固不能凡臨事志未始不在開達當是時自信甚篤脫落防檢誠能等萬有於一呷乃遂敏厲於已酌而應乎人要之不逆吾道與反吾志其間小小移柱趨調亦無必校期為之而猶為成章云耳或不吾亮吾巽忍至乎八九焉而彼且

遂事焉終將并其志而遷之焉於是則蒙頑之姿必至於大校其事可捐者捐去不復望於同不可捐則以死期之不敢誣也由前之必為近乎狂後之捐與期近乎狷鄙夫之執蓋若是寵辱福禍誠不能計然用是以賈禍特多焉夫今之世何世哉以是執也行乎族且難況仕乎州閭且難況數千里外華尾蠻頭之域乎哉然而以遲莫之景當百萃之役冒焉往為之烏有倏焉無故焉者抑雖得肯不驚焉何也由先識之矣然而必為之

者何也以為人生窮通升沈福與禍雖出乎人無不樞
筦於天於命也已且若是者固宜失之細人而得之君
子獨求不逆我道不反我志不羞我心不負我天故冒
焉往為之如使君子且不容則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即
今使大戾賈禍如前云云即死無惕容夫何懼之有哉
然自頃蹈危塗既蒙當世公卿貴賢大人煦溫而援上
之霽暘之光甘露之潤喬柯之杰實謂至知殊遭矣至
於今之知與遭也猶然而恨夫不肖之不足能以順奉

之也奈何哉奈何哉獠獠之俗咸陽之鑑發其鄙矜羊
之角摧其頑猶未革也載可導而牽之乎今日不肖固
無事凡所以回吾道錮吾志淹溷塗炭者非上也非下
也非天也非人也已也非已之它也不即去而已矣然
其為不即去也正以去不洞朗更是逆道反志故爾有
如昨歲事有累道若志者既告去數數矣其后事既散
落無統乃徑還已此非謾譎為罔人也此謂倚
志書事嗟乎鄭
君今之世大人君子滿前吾豈敢以已誣人哉第古之

待士也因其材而篤焉其志在成物今之待士也律萬品而一之握吾之律示盡吾之心成否非所必也吾蒙知焉遭焉待而欲成之焉感慕而已矣曷其忘乎且夫人之材品不齊其亡乎此而獲乎彼也多不完故有為者不可律於一不可望於人從吾所獲而自成之若是者古之人皆爾矣又豈況於今乎某之於仕得不得未可知也於文章間不敢言得期厲力少少勉就則亦可知也今衆賢諸友繆見錄取者亦以其所為言語可見

者采之耳然是物乃日常酬答賓友請覓今雖謂有數十百卷非某之至也愚者之少分頗得自至者未之呈著也今為執事呈之故夫探理德之真尋道器之秘極人世之務上引聖神中準時憲下愜烝人以可立與為者有子通五十五篇括而韻之者有大游賦一首索賸隱貫異同抽篋取寶指掌向人窈邃纖忽必有物焉者有子微缺二字篇衡鋪昔今直訂是非觸意而語隨手而迷天人蟲草廣大碎瑣索之而每得者有子雜缺二字十

卷其它言理載事尚有數種類唯歷世良史二三大
其餘雖瑕類不無要與近代暗澀局陋者大殊異最是
趙宋之牒益甚庸鄙其一作者予奪取棄見

缺二字

大同

其二畏守太過多筆寡削通數百卷之猥穢而首尾畫
一宛然公移其三成於宋亡之後勢固有知之而不敢
盡符孔氏之道者此則尤切介介於愚衷大不自量而
輒欲裁定之頃已造端中輟復久今若遂置刀筆長還
丘林畢志史業斯文苟就亦不謂千年無知己也此外

英山秀水幽垵祕壑壺觴絲竹誰其奪之伏惟執事高
朗傑立古人為徒才志德學皆非蹇蹶者所望昨日同
役于潮雖非共事大帥畧同此獨坐時然耳譬之玉石
同炎蕭蘭並霜塵世常態何足挂言然執事簡雲之駕
理豈有可柅者超然遐驥為知者吐氣毋為似鈍者才
能力為所為以諧人所望而更全全乎人不望者而勞
力困瘁煩以自苦焉以為時羣嗤允明再拜

與朱憲副書

耄夫馮杖患人藉醫忽然失之顛踣委頓適以謗陋夙
賴鐫輔自頃睽判闊然春秋明公翺翮翬舉切摩烟霄
賤迹淹伏蓬藿志闕行繫腸非木石能不動搖明發不
寐何復自己匪慕位勢道義遠而忉怛忉怛夫仕之達
志者立教尊於立政得士多於得民飽饑經訓推澤才
髦豔發英藻絢蒙山川登實甫田利富百廛倖矣西土
荷此祐福名祿赫來鼎鉉恭徯鄙且為今日上下慶倚
鄙戾契於時此日漸投衰晚以公昔相期屬者視今方

不驗矣然而迂固之念不自謂了方擬受一命於國銓
二三秋後遂置名服放蹤礪阿為不材饜年之木馬耳
成行計在秋日以高明博密友道聊及之也惟是鉛槧
之業不忘于懷爾日完得大游賦一首祝子通數卷此
二者稍具平生之學其外小言數種紀事數編與寫成
應時之作為集六十卷凡此悉不足為公言以所圖者
必欲得公一辭叙論寘之書端規附以遠適在松江得
喻侯指示有鯉雁之便舩下燒燭猝猝致此諸草盡在

家舍未能隨往甚恨恨也圖之後便當或可致春深惟
良自愛荷天百休

與陸侍郎論捕賊事宜狀

右允明在京時南方賊勢正狂屢聞截奪行旅燒劫居
民既而病中聞官軍累累奏捷又見解到賊首從者不
一適病間治行又見陳兵備捷報至雖塗路中仰戴國
家之福尤未嘗不復羨執事制勝之畧竊感且賀也自
入天津而南上下道陳公之績無間言行人亦果無虞

至平原聞朝廷有覈實之命逮東昌始見上水船說賊
餘黨所謂八大王者在谷亭八里灣以至徐沛之間繼
是大王之報日夕聞于途嘵嘵不休及濟益甚僕舟次
警備逡巡而行數日始定每扣之土人乃頗得賊情一
二大概龐靡初無智謀所欲只是錢米婦女二者每到
一地遇人稍警輒者輒收挾之或號于市好漢從我問
得二者所在乃旋行寇最是一等亡賴窮漢為之鄉道
某甲饒銀某乙積粟某丙有美少女燒劫姦殺唯言是

聽因即引去至其家亡賴為之迫促有如駟僮賊乃解
甲飼馬恣飽酗肆污虐方其時羣狗鼠昏營撓亂雖有
餘黨散在坊巷動輒困睡久始起立方且搬運財物焚
蕩屋舍而行其時若有智勇者乘其散亂從而掩之直
從醉夢中擒縛之如執羊豕但民家倖免又無官司夙
為團結豫備不敢決行及官軍臨之彼反已備拒矣舍
此而去亡賴輒隨之如前作過一二處往往分與金帛
令還或後再經前地復召用事今有因而致富者鄉里

敢怒不敢逐也。以此前日賊有經行地方徑過不留者，以無土人鄉道其心疑慮故也。則此輩其可不究懲乎？又最難成功者一事曰：官軍賞罰欠嚴，其初官司只以賊盜論賞，然彼雖非干紀犯分之比，而此之禦敵動以傷死為期，甚至一也。今使有功者薄賞，効死者無卹，則誰其肯前哉？聞有所謂劉千戶者，出謀致力極勤，遂至以身徇之，罹賊慘害，百姓皆謂朝廷立有褒卹之恩，爭欲奮而効之。已而寂寂至於其妻走闕下陳列一再往。

返而竟不白繇是二者而言則事勢大枝亦可見矣今
茲之計莫若榜諭各處賊可延及地方人民凡遇賊至
但須隨機悉力互相防備守護不得恃猾乘勢為賊鄉
道指示去處以覲倖免仍行有司訪召先被賊害之家
密諭如有審知前日鄉道之人即今仍居鄉里者許令
執縛赴部覈實論以強盜得財不分首從之法抵刑梟
首本地以警後來仍復多設偵邏訪賊所在速報領兵
官將所部官軍易裝散行潛至其地投聚當處巡守官

將部署伺賊奸飲昏懵衆未嘯集之時往與被害之家
通知上前擒勦庶易為力其官軍果能生擒斬首功績
明白者不為常例重其陞賞前有實功未白者追加陞
賞卹錄有虛偽冒功者量為懲治大抵捕盜之舉官少
軍多軍人此功固未容有授官之烈况其素志得財勝
於得官必須定立等格加倍賞與錢物則其氣自倍矣
或被害之家有願跟隨官軍復仇殺賊者聽又已經被
賊奪去婦女者或恐陰與賊連安已戕衆亦當體訪處

置凡此數端皆近於事勢而不戾於師律者也自昨天津青城二大捷後渠魁俘獻官軍氣振只今賊黨被逐望風奔散大非前比誠恐逋孽冥頑自新路絕尚用故計匿聚有在又况寇有大小而其為情頗同如川漢湖南江右諸盜所以處之固別有方至若懲鄉道嚴賞罰二者實惟用師之綱料不多異或可因此以治彼也今聖政剛明閭下抱文武才德助奠廟宇如良在中如仲淹在外小醜不足平已然芻蕘之詢政此日事不肖頻

黜有司袖手而退方當隱伏故里以瞻太平然欽公之望而辱公之遇頗與他殊故輒因耳目所獲列狀以上幸不以出位為謹而并廢其言則他能言者當繼出矣謹狀右狀上少司馬大人先生執事七月二日

復某達官勸會試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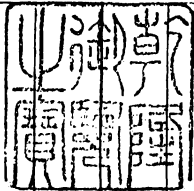
輿從下賁不獲攀侍媿罪媿罪寵喻賤子北上之計深領長者委曲愛厚之意何以為酬一味銘鏤而已蓋此事在賤子固不肖不足為鄭重然亦係人之出處似亦

是一大事幸容其人少行已志可也若稍以恬退為辭便係迂誕不情所以不敢僭妄云云深望公以德愛人矜恕之草畧陳復統在度內

復徐生

遠辱專使導諭勤渠領感領感北上之期固自未決亦自有說話其行其止未能語生嗟乎生人生相知貴相知心心非可數百里傳遞者是故竟未能細細答述如來教所云也其他所示尤是難說嗟乎生奈何哉奈何

哉陰寒自愛



欽定四庫全書



懷星堂集

三五

懷星堂集卷十二